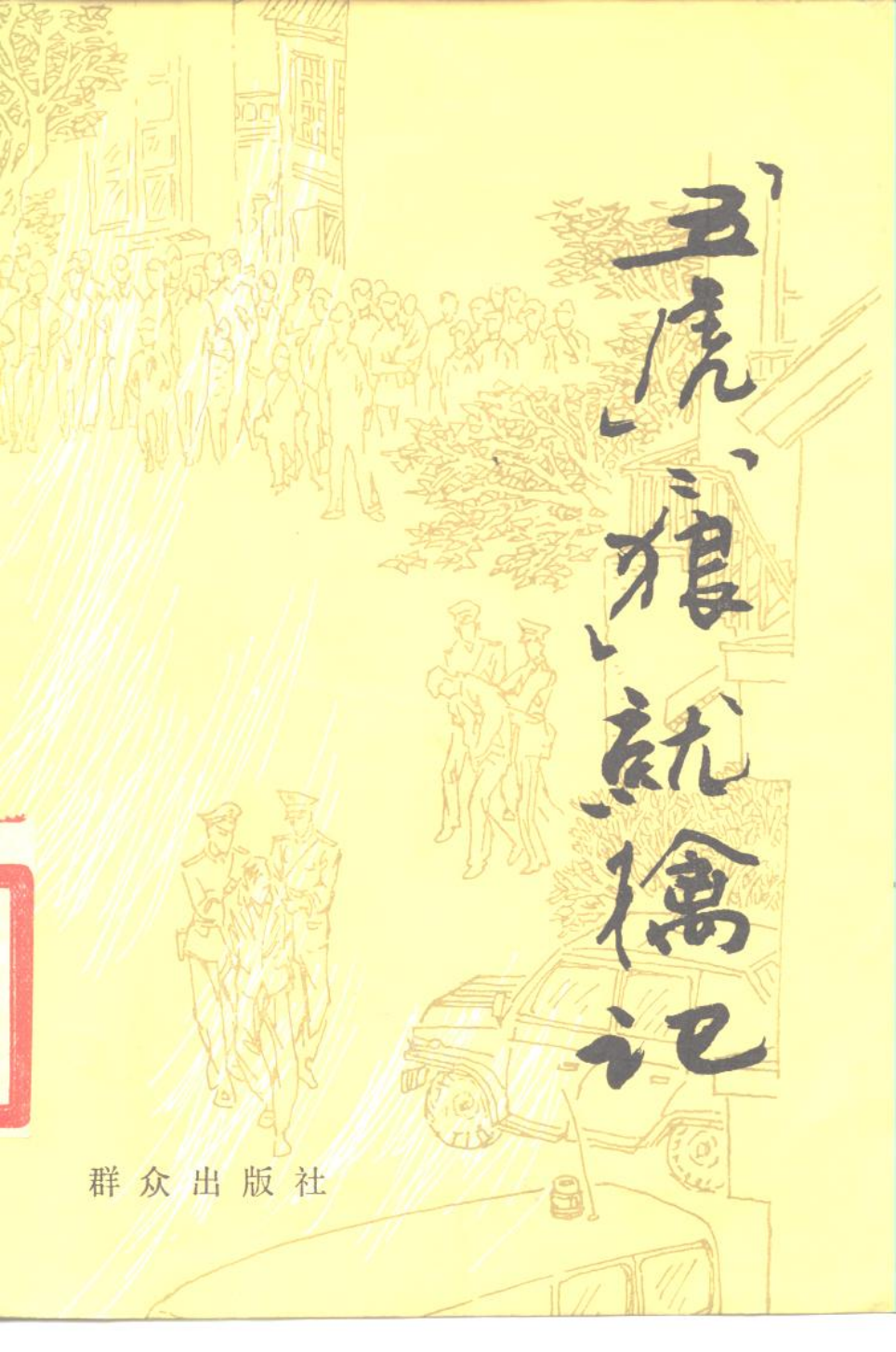




五虎狼就擒记

群众出版社

“五虎”、“二狼”就擒记

闻四家 张威等著

群 众 出 版 社

一九八七年·北京

“五虎”、“二狼”就擒记

闻四家 张威等著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8.5 印张 181 千字

1987 年 3 月第 1 版 198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10067·434 定价：1.50 元

印数：00001—80,000 册

目 录

- 一、北海道的逃亡者 张 威 (1)
- 二、陈培华与 8474 奇案 赵大年 (33)
- 三、“硕鼠”落网记 杨匡满 (53)
- 四、“主耶稣, 保佑我!” 梁秉堃 (81)
- 五、起死回生 李训舟 (99)
- 六、天山擒匪记 王宗仁 (122)
- 七、梦断“布达宫” 高正文 (134)
- 八、“五虎”“二狼”就擒记 闻四家 (165)
- 九、金钱与女色的俘虏 王雪松 (225)
- 十、长长的路, 弯弯的路 叶 丛 (246)

北海道的逃亡者

张 威

编者按：今年9月3日是伟大的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纪念日。为纪念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英勇奋战的中国人民和缅怀战争中牺牲的烈士，我们特编发此文，以飨读者。

二百多年前，小说《鲁滨逊漂流记》的问世，使一位叫笛福的英国作家一举成名，而那在荒岛上生活多年，最后用智慧战胜自然的鲁滨逊，便一直被后人作为一个英雄，一种人类伟大力量的象征来崇拜赞美。但是，那毕竟是一个虚构的故事。

1865年，有位遇海难的荷兰人，在印度尼西亚爪哇岛附近的一座荒岛上孤独地生活了六年，后来他被偶然经过那里的一只船救出来时，已经不会讲本国语言了。

1892年，在太平洋火奴鲁鲁附近的一个后来叫韦奈斯的荒岛上，也有一个同样遇海难的葡萄牙人，他靠吃野果野草在岛上维持了九年，被救时已几近呆痴。

他们当年都是强悍勇猛、谈吐风趣、思维敏捷的水手，蒙难隔离人世几载，损害至此，可见现实并不象笛福笔下那般浪漫——蒙难者能幸运地得到一个“星期五”，或靠智慧在

远离尘世的逆境中创造出奇迹。

笛福由此而被划在浪漫主义作家之列，同时被认为是科幻小说的鼻祖之一。

1958年2月，日本爆出一个惊人的新闻：在北海道的一座靠海的雪山中，发现了一个“野人”，他来自中国，已独自在荒山中生存了14年。

北海道，位于日本最北部，在本世纪四、五十年代是一个荒凉、贫瘠的大岛。原来的居民是日本土著——阿夷人。那里五百公尺以上的深山，人烟罕至，终年积雪，狼熊出没……这个中国人是如何来到这里的？怎样生存了14年之久？什么长相？精神和身体状况如何？这些谜一样的问题吸引世界各大通讯社的新闻记者纷至沓来。当时的日本政府对此保持缄默，礼貌地把七十多个前来猎奇的外国记者“挡了驾”。在事件发生的最初一个星期内，外国新闻记者谁也没能见到当事人，更没挖出任何系统精彩的新闻。

海面，一千个人的悲鸣

历史象一幅巨大的油画，离近了看是容易模糊的。只有当时代越过它时，人们才会看清它的庞大的侧影和鲜明的细部。

在中国近代史上，中国人的耻辱莫过于日本的侵略和蹂躏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日本总理大臣东条英机由于太平洋战争的需要，把大批日本军队开赴前线；同时，从中国

的山东、河南、河北劫走了近10万劳工以填补日本国内劳力的空缺。

1945年7月，驻守在山东的日本军队在当地抓了一千个农民，强行把他们押上船。这些中国劳工东倒西歪地躺在货舱里的矿石堆上，绝望地喘息。当天清晨，这艘停泊在青岛港口的日本货船发生一声沉重的鸣笛，瞬间，一千多个中国人从地上挣扎着爬起来，争相拥在船舷两侧，面对着渐渐远去的故土痛哭失声。因为一切都是在悲剧制造者的导演下秘密进行的，青岛港湾的岸上没有送行的人，十分空旷、寂寥。这就越发激起劳工心中的悲哀。那最初从他们胸中发出的低沉的呜咽，后来渐渐变成了绝望的惨痛呼喊。在黎明飘着雾气的海面上，这一千人的悲鸣回荡着，既壮烈，又恐怕。

船缓慢而沉重地开出了50海里，青岛渐渐消失了。忽然，劳工中的一个人离开了人群，他疯狂地爬上了船上20多米高的信号塔，流着泪，死死把住铁塔上的柱子，身体高悬在空中，向西北眺望。最后，他拼命喊出一句：“我死也不走哇！不走哇！”喊罢，纵身一跃，淹没在黛色的波涛里。

人们惊呆了。当他们终于明白那个苦难兄弟是以死来向不公正的命运抗争时，又无望地沉默了。后来，大家抱头痛哭。当时，船上有20个日本兵，他们听到中国劳工的恸哭，吓坏了，都龟缩在船舱里。

在这群被抓的劳工中间，有个人坐在矿石堆旁的角落里，一声不吭，默默注视着眼前发生的一切。他黝黑健壮，是个典型的山东大汉。他曾在蓬莱港扛过长活，200斤重的麻包夹在腋下——一边一个，大气不喘。当人们绝望的哭声随着

体力精力严重耗损而逐渐平息时，他站了起来，走上甲板。海风吹起他的破衣衫，那衣衫上别着个牌子，上面有劳工的姓名、编号和照片：山东高密井沟，刘连仁。

眼前，白茫茫的一望无际的凶猛的浪和涌滚滚而来。几只海鸥凄厉地叫着，追逐着这条船。“鸟啊，我要是只鸟就好了。”他迎着眩目的太阳，望着船尾那只翻飞的海鸥想到。现在，真是上天无门、入地无路。除了四周浩淼的海水，决无一条生路可寻觅。他绝望地闭上了双眼，逆着咸腥的海风站立着，前额上的两道刀痕一阵阵地疼痛。两天前，他和伙伴们在高密火车站试图逃跑，被日本兵用刺刀狠狠戳了两下，当时，他以为自己已不在人间了。那粘乎乎的血液遮盖了他的双眼时，他想起了满头苍发的父母和已有了7个月身孕的妻子。

一个星期前的某个清晨，他去邻居吴家办丧事，刚一出家门，就被几个伪军和日本兵五花大绑地抓走，最后和几百个青壮年一起关进了县城的临时监狱。他万分悔恨；为什么那天那么早出门，假如晚一刻走，说不定这些日本兵不会发现他，那么，这场恶梦也许就不会出现了。可他哪里想得到，他的牛一样健壮的身体，早被村公所伪军盯住，早就在日本人的花名簿上挂了号。在高密县监狱里，一个镶着金牙的日本兵曾微笑地望着他，拍着他的脊梁说：“你的身体大大的好，苦力的第一。”当时，就因为他向鬼子投以恨恨的一瞥，脊背上挨了五十记鞭子。他红着眼睛要上去拼命，四五个日本人把他按倒在地，皮鞭、皮靴相加，直打得他昏死过去。

现在，他心中充满了仇恨，泪水早就干涸，而且，眼泪

又有何用？他只想复仇。

船离中国越来越远了，他的复仇心理与时俱增。

第三天，天刚亮，刘连仁对身旁的一个叫白福的劳工说：“咱们干吧。”

“干？干什么？”

“揍他们，我数过了，他们只有二十个人。”

“他们有枪、机关枪。”

“可咱们有一千人！大伙串起来，他们干不过咱。”

“干过他们又能怎样呢？咱们不会开船，还是个死。”

“咱们逼他们开。”

白福低着头，犹豫着，半晌没说话。刘连仁又起身去找另外一个人。这时，一个端着枪的日本兵走过来，踢了他一脚，骂道：“八格牙路。乱动，死了死了的有！”

在二层驾驶舱里，两个日本兵端着机枪，黑黝黝的枪口正对着底下那一群中国劳工。

在以后的二十多个小时中，刘连仁的复仇计划始终没有得逞。

每天，每个劳工配给一个拳头大的窝头，一小碗淡水。他们东倒西歪地躺在矿石堆上，又呕又吐。

最后一天，这艘船上格外寂静，劳工们眼泪已经哭干，一个个面黄肌瘦，疲惫饥渴已极。

离开中国的第四天中午，船到日本门司港，孱弱的劳工们拥在甲板上，望着那一片陌生的陆地，一千个人再次发出悲恸的哭喊。

只有一个人没有眼泪。这个人就是刘连仁。他咬紧牙关，狠狠地盯着眼前那片使他憎恶的土地。

在地狱的出口处

一千名中国劳工在门司港分成四个队，准备分别开赴日本的四个煤矿。

管刘连仁这批劳工的日本人叫森本，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镶金牙的麻子。中国劳工往船下走的时候，森本木呆呆地站在甲板上，眼睛里也流出了泪。他离开日本七年了。

门司港有不少前来迎接这条大船的日本人，大多是穿着和服的女人，男人都在前线打仗。森本擦了擦眼镜，最后一个走下船，向那些翘首盼望的人群走去。有个女人匆匆跑上来，在他面前深深鞠了一躬，这是他的妻子圭子。

“太郎呢？他怎么没来？”森本面孔僵硬。太郎是他的儿子。

“太郎他……”圭子已是泪流满面。

森本一动不动。

“他战死在中途岛了。”圭子泣不成声。

森本呆立着，眼里冒出一股凶光，“太郎是为日本帝国战死的。”他生硬地说，过了一会儿，他转身奔向那支他管辖的中国劳工队伍。

森本变得更加凶狠了。在奔赴煤矿的一路上，二百多名中国劳工的身上不知挨了他多少棍子。

闷罐子车。船。四天后，他们到了白雪茫茫的北海道山区。

二百多名劳工住在山中的几间破木板钉成的房子里，板缝之间可以塞进一个拳头，呼啸的山风夹着雪花吹进屋里，一人一条薄被，没有褥子。饭是橡子面和杂面，一天五两，外加咸极了的大酱汤。第二天就有好多人呕吐、便秘。

几天后，所有的劳工都瘦骨嶙峋，只剩下一双无神的可怕的眼睛。

日本人防止中国劳工逃跑的一招，叫“刷瞟”，让你饿得没有劲，跑不动，那咸得发苦的大酱汤，人吃了会剧烈咳嗽，这样既使你逃走了，那难以克制的咳嗽声也会成为搜捕的目标。

上工的那天早上，森本把劳工们召集起来训话，他倒背着手，凶狠地说：“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北海道，四面都是大海，你们要好好干活，别想逃跑，跑也跑不出去，会饿死，让山里的熊和狼吃掉，如果让我抓住了，死了死了的有！”训完了话，他开始给中国劳工发放工具，有锹、镐、风钻和小煤车等。他让中国劳工把每个工具的日语记下来；他先念了几遍，然后指着工具让中国劳工回答，答不上来的，他就挥着棒子打。有三分之一的人让他打得皮开肉绽，倒在地上爬不起来。

中午吃饭的时候，刘连仁对几个人说：“咱们不能总是挨打，每个人记一个。白福，你记着铁锹，孙桂和，你记着镐……谁要是答不上来，咱们互相提醒一下。”

一会儿，森本果真又让劳工们站在雪地里，背那几件工具的名字。“这是什么？”他指着铁锹问一个劳工，那劳工刚一犹豫，后面马上有人提醒，“瞎倍路”。他很快地说：“大大的好！”森本的金牙一龇，笑起来了。“这是什么？”他指着一把

镐问另一个劳工，后面又有人提醒，“刺路哈西！”劳工清楚地回答。“大大的好！”森本更得意了。“下矿！”他下了命令。

地狱般的生活开始了。日本煤炭资源贫乏，只有北海道有些小煤矿。这些煤矿里毫无安全设施，劳工们要在坑里跪下掘煤，脸、鼻子、眼睛、身上全是煤灰。作业中煤层不时“刷刷”往下掉，第一天上工，就有两个中国劳工被砸死。加上吃的那些橡子面，连续十二个小时的坑道作业，这支衣衫褴褛的劳工队伍已经折磨得没个人样了。傍晚下工回到工棚，大家倒到床板上，再也动弹不了。

刘连仁这个山东大汉，也渐渐不支，他拉不出屎来，瘦成一把骨头，走起路来直打晃。同屋的白福“打摆子”已经两天，倒在床板上起不来。按规定，不出工的人没有饭吃。刘连仁把配给自己的橡面窝头分了一半给他送去。白福已经奄奄一息，他艰难地望着刘连仁说：“兄弟，早知如此，在船上我真应该听你的话，跟他们干！”说罢，眼泪哗哗流下来，停会儿，他又说：“兄弟，你不会怪俺没骨气吧！”刘连仁轻轻堵上他的嘴，摇摇头，把窝头泡在水里，一点点化开，喂他吃。白福摇摇头，说：“好兄弟，用不着了。你吃吧，你还要干活。”说完就剧烈地咳嗽。

门“砰”的被踢开，森本和两个监工闯进来，上去就拖白福，把他塞在一个大木盒子里，刘连仁和几个劳工慌忙上去说：“太君，他还活着呢，他还能干，请留下他吧！”森本说：“他是‘伤寒’，不埋了，你们统统死了死了的。”两个日本监工开始钉大木盒子，白福在里面拼命挣扎。

晚上，弟兄们抱头痛哭。刘连仁坐在角落里，低头沉思。他在想逃跑。除了逃走，别无出路。在这里呆下去，这

些劳工们注定要一个个地死光。可是，逃路在哪儿呢？四周是密密的铁丝网，还有几只凶恶的大狼狗。再说，就算是逃出去，又怎么活下去呢？雪山、熊和狼……前些日子，逃走的劳工，有三人被抓回来，让森本打断了双腿，有两个逃进深山里，不久被山中的猎人送来了尸体，他们中一个被熊咬伤、出血不止，死了；另一个大概是饥不择食，吃了有毒的蘑菇，也死了。这两个人的尸首至今还放在铁丝网门前，每个中国劳工上下工时一看见就心寒。

多少次，刘连仁彻夜不眠，苦苦设想着逃亡计划。要逃，就必须成功，绝不能再被抓回来。他已经记熟了这矿山附近的每一条小路、小河，开始默默地在心中编织着逃亡的每一个细节。

这个煤矿是明治矿业公司昭和矿业所。位于北海道函馆附近，那重叠的深山里，几乎没有多少居民，只有山角下住着不多的几户农民、猎人和渔民。常常有妇女和孩子到矿井附近来拣煤核，刘连仁他们每次从井下出来，就会看到在道路旁拣煤渣的人。有时候，一些孩子们会向他们扔石子，管他们叫“煤黑子”。他们也自然无力与这些顽童们纠缠。在这些拣煤渣的人中，有个二十多岁的姑娘，每当这支劳工队伍从井下出来时，她就会站起身，远远地张望着。

有天下工，刘连仁在矿井下修理工具耽误了一刻，劳工兄弟们已先走了，他一人搭拉着脑袋走在回工棚的路上。

那个日本女人正在路边拣煤渣。见他走来，慌忙站起身。“喂——”她叫。刘连仁看了她一眼，步子没停。“大哥！”她又叫了一声，“您是从东北来的吗？”他站住了，摇摇头。女人失望了，“那么，你们是从哪儿来的呢？”“山东。”刘连仁又

迈出了沉重的步子。那女人道：“大哥，请您再等一下，我想问问，日本的军队是不是快从中国回来了？”“日本的事，我怎么知道，你去问太君。”刘连仁恶狠狠地盯住她。尽管面前的女人端庄、清秀，但刘连仁还是抑制不住满腔的火气。

“哎——”女人捂住脸，失望地叹了口气。

以后，刘连仁和劳工们下工从这里经过，那女人总是用一双哀怨的眸子望着他们。“她也是穷人。”刘连仁想起家乡那些拣煤核的妇女和孩子，目光柔和多了。她是谁呢？怎么会讲中国话？直到刘连仁小腿被砸伤，又一次独自经过那条路时，才弄清这些疑问。

他捂着流血的腿，蹒跚地向营地走去。那女人见他腿上尽是血，忙走过来，“呀”地叫了一声，很快从衣服上撕下来一块布，迅速裹在他的腿上。刘连仁没有拒绝。他想起了妻子。有一次深秋割麦子，他不小心用镰刀碰破了腿，妻子也是“嚓”的一下，从胸襟上扯下一块布给他包扎上……

“你是谁？怎么会讲我们中国话？”

“我叫美代子，我出生在中国东北，父亲死后我才回到日本。”女人低下头说。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刘连仁说：“我该走了。”他迈进一步，又回过头说：“你上次问东北的日本兵什么时候回来，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我哥哥——”美代子流着泪说：“他在关东军，走了八年了，也不知现在是死是活。母亲躺在床上，快病死了，总是喊他的名字。”她抽泣着说不下去了。

刘连仁望着她，心里恨恨地想：哼，你哥么还不是去作贱我们中国百姓！死了活该！他说：“你是个好女人，你哥哥

打我们中国人，他很坏！”

“他是被抓去当兵的。”美代子扬起头说。

“抓去的也是一样！你们日本人都他娘的是野兽！”刘连仁几乎愤怒地喊起来。

美代子不说话了。风吹起她的裙裾，吹散了她那一头秀发……

刘连仁头也不回地走了。后来，他回忆起这桩往事时，万分悔恨：“我不应该这样对待美代子，她是好人，是个善良的人。可是现在，我到哪里去向她道谢呢？”

从那次路遇之后，美代子——这个不幸的弱女子再也没在路边出现。也许她是怀着一种深深的失望离去的吧！或者，她怕见到这些中国劳工，会痛苦地想起她在中国的哥哥吧。

美代子，你在哪里？！

中国劳工在一个个地死去。一年后，死了一半，还剩下一百人。眼看着厄运即将降临，刘连仁决定铤而走险。

每次从井下上来时，森本都要站在出口处，看着哪个工人不顺眼，他就拿着木棒在谁的脑袋上狠狠敲一下。经过这儿的劳工，谁都捏着一把汗。

森本要打人的时候，不象有些人那样怒形于色，他先微笑着走过来，冷不防一下出手。

今天，厄运降到了刘连仁身上。他的镐头忘在了煤井里，过了出口处，森本叫住他，露出一脸笑容，“你的镐，哪里去了？”

“我的镐，放在煤井下了。”刘连仁警惕地回答。森本举起了木棒，“咣”的击中刘连仁的头部。刘连仁只觉眼前金光

四射，随后，咸腥的血顺着额头流下来。他一下冲上去，狠狠地击出一拳。

这一拳，已经憋了整整一年，凝聚着无比的深仇大恨。它正击中对方下腭，森本倒在煤堆上。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些混帐中国劳工竟敢有人反抗。他爬起来，操起了木棒。刘连仁也抓起了身边一把铁锹，两人对峙着。

“呀——”森本吼着跳起来，挥着棒子冲上去，刘连仁斜刺里甩出去一锹，一下击中了森本的腰部，他倒下了。看到刘连仁不可遏止的冲过来，他慌忙跌跌撞撞地跑了。

在一旁冷眼相看的一些中国劳工没有吭声。森本逃走以后，他们不约而同地叹了口气。他们知道：刘连仁活不成了。

刘连仁热血沸腾，他拄着铁锹站了一会儿，便追出去。森本已不知去向。他冲向日本监工的宿舍，心想：拼掉一个够本，拼掉两个赚一个。假使宿舍里有日本人，刘连仁恐怕活不到今天了。但是，宿舍里恰巧空无一人。刘连仁红着眼睛又奔进厨房，结果也没有日本人，只有几个中国劳工在准备午饭。

刘连仁一刻也没有犹豫，他溜进厕所，从茅坑里钻出去，那儿是他早就窥视好了的一个通往外界的出口。溜出来后，他拼命地向山上跑。到了离那条熟悉的小河不远的地方，忽然听见有人声。“完了”他想。一定是日本人在那儿洗澡，这回，他注定逃不成了。想象那四只伸着舌头的狼狗撕咬着人的大腿的情景，他痛苦地闭上了双眼。

他在草丛里爬了一会儿。同时，用耳朵分辨那些人在说些什么。忽然听出了山东口音。他站了起来。

河面上，有四个中国劳工。

他们也看见了他。“大哥。”他们叫，这四人都是山东人，刘连仁和他们很熟，他马上意识到：他们是想逃亡。

“日本人马上就要追过来，咱们得离开这里。”刘连仁说，“我把森本这混蛋揍了。”

四个人一下慌起来，“往哪儿跑呢？咱们上山吧。”有人说。

刘连仁沉着地问已经逃跑过一次的陈宗福：“上次你被抓回来，不就是因为上山了吗？”

“是。上山不行，咱们道不熟，他们一会儿就会追上来了。”

“咱们往矿上跑。”刘连仁果断地说：“那有一个大凹兜，日本人绝不会想到我们在矿顶上，避几天风头，再逃。”

没有别的办法了。五个人一阵旋风似地改变了方向，抄小路回到矿上。

这个计划，早就在刘连仁心中编织了一年，今天，开始实施了。

四个和一个

五个人，手里紧紧攥着铁锹，在矿山顶上的一个小凹兜里，虎视眈眈地蹲守着。反正横竖是一个死，如果发现了，就拼命。五个山东汉子抱定了必死的决心。

山上长满了野竹子，杉树和杂松。正是夏季，一寸长的山蚊子贪婪地吸吮着五个山东人的血。山下传来了嘈杂的人